

名家导读小说经典

清

蔡元放 编

东周列国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名家导读
小说经典

东周列国志

下

清 蔡元放 编

沈伯俊 导读

蔡宛若 校点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

话说周简王十三年夏四月，楚共王用右尹壬夫之计，亲统大军，同郑成公伐宋。以鱼石等五大夫为向导，攻下彭城，使鱼石等据之，留下三百乘，屯戍其地。共王谓五大夫曰：“晋方通吴，与楚为难，而彭城乃吴、晋往来之径。今留重兵助汝，进战则可以割宋国之封，退守亦可以绝吴、晋之使。汝宜用心任事，勿负寡人之托！”共王归楚。

是冬，宋成公使大夫老佐率师围彭城。鱼石统戍卒迎战，为老佐所败。楚令尹婴齐闻彭城被围，引兵来救。老佐恃勇轻敌，深入楚军，中箭而亡。婴齐遂进兵侵宋。宋成公大惧，使右师华元至晋告急。韩厥言于悼公曰：“昔文公之伯，自救宋始。兴衰之机，在此一举，不可以不勤也。”乃大发使，征兵于诸侯。悼公亲统大将韩厥、荀偃、栾黶等，先屯兵于台谷。婴齐闻晋兵大至，乃班师归楚。

周简王十四年，悼公率宋、鲁、卫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八国之兵，进围彭城。宋大夫向戌使士卒登轝车，向城上四面呼曰：“鱼石等背君之贼，天理不容！今晋统二十万之众，蹂破孤城，寸草不留！汝等若知顺逆，何不擒逆贼来降？免使无辜被戮。”如此传呼数遍，彭城百姓闻之，皆知鱼石理亏，开门以纳晋师。时楚戍虽众，鱼石等不加优恤，莫肯效力。晋悼公入城，各俱奔散。韩厥擒鱼石，栾黶、荀偃擒鱼府，宋向戌擒向为成卒。

人、向带，鲁仲孙蔑擒鳞朱，各解到晋悼公处献功。悼公命将五大夫斩首，安置其族于河东壶邱之地。遂移师问罪于郑。楚右尹壬夫侵宋以救郑，诸侯之师还救宋，因各散归。

是年，周简王崩，世子泄心即位，是为灵王。灵王自始生时，口上便有髭须，故周人谓之髭王。髭王元年夏，郑成公疾笃，谓上卿公子偃曰：“楚君以救郑之故，矢及于目，寡人未之敢忘。寡人死后，诸卿切勿背楚！”嘱罢遂薨。公子偃等奉世子髡顽即位，是为僖公。

晋悼公以郑人未服，大合诸侯于戚以谋之。鲁大夫仲孙蔑献计曰：“郑地之险，莫如虎牢，且楚、郑相通之要道也。诚筑城设关，留重兵以逼之，郑必从矣。”楚降将巫臣献计曰：“吴与楚一水相通，自臣往岁聘吴，约与攻楚，吴人屡次侵扰楚属，楚人苦之。今莫若更遣一介，导吴伐楚，楚东苦吴兵，安能北与我争郑乎？”晋悼公两从之。

时齐灵公亦遣世子光同上卿崔杼来会所，听晋之命。悼公乃合九路诸侯兵力，大城虎牢，增置墩台。大国抽兵千人，小国五百三百，共守其地。郑僖公果然恐惧，始行成于晋。晋悼公乃还。

时中军尉祁奚年七十余矣，告老致政。悼公问曰：“孰可以代卿者？”奚对曰：“莫如解狐。”悼公曰：“闻解狐，卿之仇也，何以举之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仇也。”悼公乃召解狐，未及拜官，狐已病死。悼公复问曰：“解狐之外，更有何人？”奚对曰：“其次莫如午。”悼公曰：“午，非卿之子耶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子也。”悼公曰：“今中军尉副羊舌职亦死，卿为我并择其代。”奚对曰：“职有二子，曰赤，曰肸，二人皆贤，惟君所用。”悼公从其言，以祁午为中军尉，羊舌赤副之。诸大夫无不悦服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巫臣之子巫狐庸，奉晋侯命如吴，见吴王寿梦，请兵伐楚。寿梦许之，使世子诸樊为将，治兵于江口。早有谍人报入楚国。楚令尹婴齐奏曰：“吴师从未至楚，若一次入境，后将复来。不如先期伐之。”共王以为然。婴齐乃大阅舟师，简精卒二万人，由大江袭破鸠兹，遂欲顺流而下。骁将邓廖进曰：“长江水溜，进易退难。小将愿率一军前行，得利则进，失利亦不至于大败。元帅屯兵于郝山矶，相机观变，可以万全。”婴齐然其策，乃选组甲三百人、被练袍者三千人，皆气强力大、一可当十者，大小舟共百艘，一声炮响，船头望东进发。

早有哨船探知鸠兹失事，来报世子诸樊。诸樊曰：“鸠兹既失，楚兵必乘胜东下，宜预备之。”乃使公子夷昧率舟师数十艘，于东西梁山诱敌；公子余祭伏兵于采石港。邓廖兵过郝山矶，望梁山有兵船，奋勇前进。夷昧略战，即佯败东走。邓廖追过采石矶，遇诸樊大军，方接战，未十余合，采石港中炮声大震，余祭伏兵从后夹攻，前后矢发如雨点，邓廖面中三矢，犹拔箭力战。夷昧乘艨艟大舰至，舰上俱精选勇士，以大枪乱捣敌船，船多覆溺。邓廖力尽被执，不屈而死。余军得逃者，惟组甲八十、被练甲者三百人而已。婴齐惧罪，方欲掩败为功，谁知吴世子诸樊乘胜反进兵袭楚，婴齐大败而回，鸠兹仍复归吴。婴齐羞愤成疾，未至郢都，遂卒。史臣有诗云：

乘车射御教吴人，从此东方起战尘。

组甲成擒名将死，当年错着族巫臣。

共王乃进右尹壬夫为令尹。壬夫赋性贪鄙，索赂于属国。陈成公不能堪，乃使轅侨如请服于晋。晋悼公大合诸侯于鸡泽，再会诸侯于戚。吴子寿梦亦来会好，中国之势大振。楚共王怒失陈国，归罪于壬夫，杀之，用其弟公子贞字子囊者代为令尹。大阅师徒，出车五百乘伐陈。时陈成公午已薨，世子弱嗣位，是为哀公。惧楚兵威，复归附于楚。

晋悼公闻之大怒，欲起兵与楚争陈。忽报无终国君嘉父遣大夫孟乐至晋，献虎豹之皮百个。奏言：“山戎诸国，自齐桓公征服，一向平靖。近因燕、秦微弱，山戎窥中国无伯，复肆侵掠。寡君闻晋君精明，将绍桓、文之业，因此宣晋威德，诸戎情愿受盟。因此寡君遣微臣奉闻，惟赐定夺。”悼公集诸将商议，皆曰：“戎狄无亲，不如伐之。昔者，齐桓公之伯，先定山戎，后征荆楚，正以豺狼之性，非兵威不能制也。”司马魏绛独曰：“不可。今诸侯初合，大业未定，若兴兵伐戎，楚兵必乘虚而生事，诸侯必叛晋而朝楚。夫夷狄，禽兽也；诸侯，兄弟也。今得禽兽而失兄弟，非策也。”悼公曰：“戎可和乎？”魏绛对曰：“和戎之利有五：戎与晋邻，其地多旷，贱土贵货，我以货易土，可以广地，其利一也；侵掠既息，边民得安意耕种，其利二也；以德怀远，兵车不劳，其利三也；戎狄事晋，四邻震动，诸侯畏服，其利四也；我无北顾之忧，得以专意于南方，其利五也。有此五利，君何不从？”悼公大悦，即命魏绛为和戎之使，同孟乐先至无终国，与国王嘉父商议停当。嘉父乃号召山戎诸国并至无终，歃血定盟：“方今晋侯嗣伯，主盟中华，诸戎愿奉约束，捍卫北方，不侵不叛，各保宁宇。如有背盟，天地不佑！”诸戎受盟，各各欢喜，以土宜献魏绛，绛分毫不受。诸戎相顾曰：“上国使臣，廉洁如此！”倍加敬重。魏绛以盟约回报悼公，悼公大悦。

时楚令尹公子贞已得陈国，又移兵伐郑。因虎牢有重兵戍守，不走汜水一路，却由许国望颍水而来。郑僖公髡顽大惧，集六卿共议。那六卿？公子骅字子驷，公子发字子国，公子嘉字子孔，三位俱穆公之子，于僖公为叔祖辈；公孙辄字子耳，乃公子去疾之子；公孙蚤字子蛸，乃公子偃之子；公孙舍之字子展，乃公子喜之子，三位俱穆公之孙，袭公爵为卿，于僖公为叔辈。——这六卿都是尊行，素执郑政，僖公髡顽心高气傲，不甚加礼，以此君臣极不相能。上卿公子骅尤为柄凿。今日会议之

际，僖公主意，欲坚守以待晋救。公子驂开言曰：“谚云‘远水岂能救近火？’不如从楚。”僖公曰：“从楚，则晋师又至，何以当之？”公子驂对曰：“晋与楚谁怜我者？我亦何择于二国？惟强者则事之。今后请以牺牲、玉帛待于境外，楚来则盟楚，晋来则盟晋。两雄并争，必有大屈。强弱既分，吾因择强者而庇民焉，不亦可乎？”僖公不从其计，曰：“如驂言，郑朝夕待盟，无宁岁矣！”欲遣使求援于晋。诸大夫惧违公子驂之意，莫肯往者。僖公发愤自行，是夜宿于驿舍。公子驂使门客伏而刺之，托言暴疾。立其弟嘉为君，是为简公。使人报楚曰：“从晋，皆髡顽之意，今髡顽已死，愿听盟罢兵！”楚公子贞受盟而退。

晋悼公闻郑复从楚，乃问于诸大夫曰：“今陈、郑俱叛，伐之何先？”荀偃对曰：“陈国小地偏，无益于成败之数。郑为中国之枢，自来图伯，必先服郑。宁失十陈，不可失一郑也。”韩厥曰：“子羽识见明决，能定郑者必此人，臣力衰智耄，愿以中军斧钺让之。”悼公不许，厥坚请不已，乃从之。韩厥告老致政，荀偃遂代为中军元帅，统大军伐郑。兵至虎牢，郑人请盟，荀偃许之。比及晋师返旆，楚共王亲自伐郑，复取成而归。

悼公大怒，问于诸大夫曰：“郑人反，兵至则从，兵撤复叛，今欲得其坚附，当用何策？”荀偃献计曰：“晋所以不能收郑者，以楚人争之甚力也。今欲收郑，必先敝楚；欲敝楚，必用‘以逸待劳’之策。”悼公曰：“何谓‘以逸待劳’之策？”荀偃对曰：“兵不可以数动，数动则疲；诸侯不可以屡勤，屡勤则怨。内疲而外怨，以此御楚，臣未见其胜也。臣请举四军之众，分而为三，将各国亦分派配搭。每次只用一军，更番出入，楚进则我退，楚退则我复进，以我之一军，牵楚之全军。彼求战不得，求息又不得；我无暴骨之凶，彼有道路之苦；我能亟往，彼不能亟来。如是而楚可疲，郑可固也。”悼公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即命荀偃治兵于曲梁，三分四军，定更番之制。

荀罃登坛出令，坛上竖起一面杏黄色大旆，上写“中军元帅智”——他本荀氏，为何却写“智”字？因荀罃、荀偃叔侄同为大夫，军中一姓，嫌无分别。罃父荀首食采于智，偃父荀庚自晋作三行时曾为中行将军，故又以智氏、中行氏别之。自此荀罃号为智罃，荀偃号为中行偃，军中耳目，就不乱了。这都是荀罃的法度——坛下分立三军：

第一军，上军元帅荀偃，副将韩起，鲁、曹、邾三国以兵从，中军副将范句接应；

第二军，下军元帅栾黶，副将士魴，齐、滕、薛三国以兵从，中军上大夫魏颡接应；

第三军，新军元帅赵武，副将魏相，宋、卫、郕三国以兵从，中军下大夫荀会接应。

荀罃传令：第一次上军出征，第二次下军出征，第三次新军出征。中军兵将分配接应，周而复始。但取盟约归报，便算有功，更不许与楚兵交战。

公子杨干，乃悼公之同母弟，年方一十九岁，新拜中军戎御之职，血气方刚，未经战阵。闻得治兵伐郑，磨拳擦掌，巴不得独当一队，立刻上前厮杀。不见智罃点用，心中一股锐气按纳不住，遂自请为先锋，愿效死力。智罃曰：“吾今日分军之计，只要速进速退，不以战胜为功。分派已定，小将军虽勇，无所用之。”杨干固请自效。荀罃曰：“既小将军坚请，权于荀大夫部下接应新军。”杨干又道：“新军派在第三次出征，等待不及，求拨在第一军部下。”智罃不从。杨干恃自家是晋侯亲弟，径将本部车卒自成一队，列于中军副将范句之后。司马魏绛奉将令整肃行伍，见杨干越次成列，即鸣鼓告于众曰：“杨干故违将令，乱了行伍之序，论军法本该斩首。念是晋侯亲弟，姑将仆御代戮，以肃军政。”即命军校擒其御车之人斩之，悬首坛下，军中肃然。

杨干素骄傲自恣，不知军法，见御人被戮，吓得魂不附体，

十分惧怕中又带了三分羞、三分恼。当下驾车驰出军营，奔晋悼公之前，哭拜于地，诉说：“魏绛……如此欺负人，无颜见诸将之面。”悼公爱弟之心，不暇致详，遂拂然大怒曰：“魏绛辱寡人之弟，如辱寡人。必杀魏绛，不可纵也！”乃召中军尉副羊舌职往取魏绛。羊舌职入宫见悼公曰：“绛，志节之士，有事不避难，有罪不避刑，军事已毕，必当自来谢罪，不须臣往。”

顷刻间，魏绛果至，右手仗剑，左手执书，将入朝待罪。至午门，闻悼公欲使人取己，遂以书付仆人，令其申奏，便欲伏剑而死。只见两位官员喘吁吁的奔至，乃是下军副将士魴、主候大夫张老。见绛欲自刎，忙夺其剑，曰：“某等闻司马入朝，必为杨公子之事，所以急趋而至，欲合词禀闻主公。不识司马为何轻生如此？”魏绛具说晋侯召羊舌大夫之意。二人曰：“此乃国家公事，司马奉法无私，何必自丧其身？不须令仆上书，某等愿代为启奏。”

三人同至宫门，士魴、张老先入，请见悼公，呈上魏绛之书。悼公启而览之，略云：

君不以臣为不肖，使承中军司马之职。臣闻：“三军之命，系于元帅；元帅之权，在乎命令。”有令不遵，有命不用，此河曲之所以无功，郟城之所以致败也。臣戮不用命者，以尽司马之职。臣自知上触介弟，罪当万死！请伏剑于君侧，以明君侯亲亲之谊。

悼公读罢其书，急问士魴、张老曰：“魏绛安在？”魴等答曰：“绛惧罪，欲自杀，臣等力止之，见在宫门待罪！”悼公悚然起席，不暇穿履，遂跣足步出宫门，执魏绛之手，曰：“寡人之言，兄弟之情也；子之所行，军旅之事也。寡人不能教训其弟，以犯军刑，过在寡人，于卿无与，卿速就职。”羊舌职在旁大声曰：“君已恕绛无罪，绛宜退！”魏绛乃叩谢不杀之恩。羊舌职与士魴、张老同时稽首称贺曰：“君有奉法之臣如此，何患伯业不

就？”四人辞悼公，一齐出朝。悼公回宫，大骂杨干：“不知礼法，几陷寡人于过，杀吾爱将！”使内侍押往公族大夫韩无忌处学礼三月，方许相见。杨干含羞，郁郁而去。髯翁有诗云：

军法无亲敢乱行，中军司马面如霜。

悼公伯志方磨励，肯使忠臣剑下亡？

智罃定分军之令，方欲伐郑，廷臣传报：“宋国有文书到来。”悼公取览，乃是楚、郑二国相比，屡屡兴兵，侵掠宋境，以偃阳为东道，以此告急。上军元帅荀偃请曰：“楚得陈、郑而复侵宋，意在与晋争伯也。偃阳为楚伐宋之道，若兴师先向偃阳，可一鼓而下。前彭城之围，宋向戌有功，因封之以为附庸，使断楚道，亦一策也。”智罃曰：“偃阳虽^{bi}小，其城甚固，若围而不下，必为诸侯所笑。”中军副将士^{gai}句曰：“彭城之役，我方伐郑，楚则侵宋以救之；虎牢之役，我方平郑，楚又侵宋以报之。今欲得郑，非先为固宋之谋不可。偃言是也。”荀罃曰：“二子能料偃阳必可灭乎？”荀偃、士句同声应曰：“都在小将二人身上。如若不能成功，甘当军令！”悼公曰：“伯游倡之，伯瑕助之，何忧事不济乎？”乃发第一军往攻偃阳，鲁、曹、邾三国皆以兵从。

偃阳大夫圉斑献计曰：“鲁师营于北门，我伪启门出战，其师必入攻；俟其半入，下悬门以截之。鲁败，则曹、邾必惧，而晋之锐气亦挫矣。”偃阳子用其计。

却说鲁将孟孙蔑率其部将叔梁纥、秦堇父、狄虺弥等攻北门，只见悬门不闭，堇父同虺弥恃勇先进，叔梁纥继之。忽闻城上“豁喇”一声，将悬门当着叔梁纥头顶上放将下来。纥即投戈于地，举双手把悬门轻轻托起。后军就鸣金起来。堇父、虺弥二将恐后队有变，急忙回身。城内鼓角大震。圉斑引着大队人马尾后追逐，望见一大汉，手托悬门，以出军将。圉斑大骇，想道：“这悬门自上放下，不是千斤力气，怎抬得住？若闯出去，反被他将门放下，可不利害！”且自停车观望。叔梁纥待晋军退尽，

大叫道：“鲁国有名上将叔梁纥在此！有人要出城的，趁我不曾放手，快些出去！”城中无人敢应。纥弯弓搭箭，方欲射之。叔梁纥把双手一掀，就势撒开，那悬门便落了闸口。纥回至本营，谓董父、麴弥曰：“二位将军之命，悬于我之两腕也。”董父曰：“若非鸣金，吾等已杀入偃阳城，成其大功矣。”麴弥曰：“只看明日，我要独攻偃阳，显得鲁人本事。”

至次日，孟孙蔑整队向城上搦战，每百人为一队。狄麴弥曰：“我不要人帮助，只单身自当一队足矣。”乃取大车轮一个，以坚甲蒙之，紧紧束缚，左手执以为橰；右握大戟，跳跃如飞。偃阳城上，望见鲁将施逞勇力，乃悬布于城下，叫曰：“我引汝登城，谁人敢登，方见真勇。”言犹未已，鲁军队中一将出应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此将乃秦董父也。即以手牵布，左右更换，须臾盘至城堞。偃阳人以刀割断其布，董父从半空中蹋将下来。偃阳城高数仞，若是别人，这一跌纵然不死，也是重伤。董父全然不觉。城上布又垂下，问道：“再敢登么？”董父又应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手借布力，腾身复上。又被偃阳人断布扑地，又一大跌。才爬起来，城上布又垂下，问道：“还敢不敢？”董父声愈厉，答曰：“不敢不算好汉！”挽布如前。偃阳人看见董父再坠再登，全无畏惧，倒着了忙，急割布时，已被董父捞着一人，望城下一摔，跌个半熟。董父亦随布坠下，反向城上叫道：“你还敢悬布否？”城上应曰：“已知将军神勇，不敢复悬矣。”董父遂取断布三截，遍示诸队，众人无不吐舌。孟孙蔑叹曰：“诗云：‘有力如虎。’此三将足当之矣！”

纥见鲁将凶猛一个赛一个，遂不敢出战，吩咐军民竭力固守。各军自夏四月丙寅日围起，至五月庚寅，凡二十四日，攻者已倦，应者有余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军中惊恐不安。荀偃、士匄虑水患生变，同至中军来禀智罃，欲求班师。不知智罃肯听从否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

晋悼公驾楚会萧鱼
孙林父因歌逐献公

话说晋及诸侯之兵围了偃阳城，二十四日攻打不下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。荀偃、士句二将虑军心有变，同至中军来禀智罃曰：“本意谓城小易克，今围久不下，天降大雨，又时当夏令，水潦将发。泡水在西，薛水在东，潞水在东北，三水皆与泗水相通。万一连雨不止，三水横溢，恐班师不便。不如暂归，以俟再举。”智罃大怒，取所凭之几向二将掷之，骂曰：“老夫可曾说来？‘城小而固，未易下也。’竖子自任可灭，在晋侯面前一力承当，牵帅老夫至于此地，攻围许久，不见尺寸之效，偶然天雨，便欲班师。来由得你，去由不得你！今限汝七日之内，定要攻下偃阳；若还无功，照军令状斩首！速去，勿再来见！”二将吓得面如土色，喏喏连声而退。谓本部军将曰：“元帅立下严限，七日若不能破城，必取吾等之首。今我亦与尔等立限，六日不能破城，先斩汝等，然后自刭，以申军法。”众将皆面面相觑。偃、句曰：“军中无戏言！吾二人当亲冒矢石，昼夜攻之，有进无退。”约会鲁、曹、邾三国一齐并力。时水势稍退，偃、句乘轝车，身先士卒，城上矢石如雨，全然不避。自庚寅日攻起，至甲午日，城中矢石俱尽。荀偃附堞先登，士句继之，各国军将亦乘势蚁附而上。嬖斑巷战而死。智罃入城，偃阳君率群臣迎降于马首。智罃尽收其族，留于中军。计攻城至城破之日，才五日耳。若非智罃发怒，此举无功矣。髡翁有诗云：

仗钺登坛无地天， 偏裨何事敢侵权？

一人投几三军惧， 不怕隆城铁石坚。

时悼公恐偃阳难下，复挑选精兵二千人前来助战。行至楚邱，闻智罃已成大功。遂遣使至宋，以偃阳之地封宋向戌。向戌同宋平公亲至楚邱来见晋侯。向戌辞不受封，悼公乃归地于宋公。宋、卫二君各设享款待晋侯。智罃述鲁三将之勇，悼公各赐车服，乃归。悼公以偃阳子助楚，废为庶人，选其族人之贤者，以主妘姓之祀，居于霍城。其秋，荀会卒，悼公以魏绛能执法，使为新军副将，以张老为司马。

是冬，第二军伐郑，屯于牛首，复添虎牢之戍。适郑人尉止作乱，杀公子骝、公子发、公孙辄于西宫之朝。骝之子公孙夏字子西，发之子公孙侨字子产，各率家甲攻贼，贼败走北宫。公孙蚤亦率众来助，遂尽诛尉止之党，立公子嘉为上卿。栾黶请曰：“郑方有乱，必不能战，急攻之，可拔也。”智罃曰：“乘乱不义。”命缓其攻。公子嘉使人行成，智罃许之。比及楚公子贞来救郑，则晋师已尽退矣。郑复与楚盟。传称“晋悼公三驾服楚”，此乃“三驾”之一。——周灵王九年事也。

明年夏，晋悼公以郑人未服，复以第三军伐郑。宋向戌之兵先至东门，卫上卿孙林父率师同邾人屯于北鄙，晋新军元帅赵武等营于西郊之外，荀罃率大军自北林而西，扬兵于郑之南门，约会各路军马，同日围郑。郑君臣大惧，又遣使行成。荀罃又许之，乃退师于宋地。郑简公亲至亳城之北，大犒诸军，与荀罃等歃血为盟，晋、宋各军方散。——此乃“三驾”之二。

楚共王大怒，使公子贞往秦借兵，约共伐郑。时秦景公之妹嫁为楚王夫人，两国有姻好，乃使大将嬴詹率车三百乘助战。共王亲率大军，望荥阳进发，曰：“此番不灭郑，誓不班师！”

却说郑简公自亳城北盟晋而归，逆知楚军旦暮必至，大集群臣计议。诸大夫皆曰：“方今晋势强盛，楚不如也。但晋兵来甚

缓，去甚速，两国未尝见个雌雄，所以交争不息。若晋肯致死于我，楚力不逮，必将避之，从此可专事于晋矣。”公孙舍之献策曰：“欲晋致死于我，莫如怒之。欲激晋之怒，莫如伐宋。宋与晋最睦，我朝伐宋，晋夕伐我。晋能骤来，楚必不能，我乃得有词于楚也。”诸大夫皆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正计议间，谍人探得楚国借兵于秦的消息来报。公孙舍之喜曰：“此天使我事晋也！”众人不解其意。舍之曰：“秦、楚交伐，郑必重困。乘其未入境，当往迎之，因导之使同伐宋国。一则免楚之患，二则激晋之来，岂非一举两得？”郑简公从其谋，即命公孙舍之乘单车星夜南驰。

渡了颍水，行不一舍，正遇楚军，公孙舍之下车拜伏于马首之前。楚共王厉色问曰：“郑反复无信，寡人正来问罪，汝来却是何意？”舍之奏曰：“寡君怀大王之德，畏大王之威，所愿终身宇下，岂敢离遏？无奈晋人暴虐，与宋合兵，侵扰无已。寡君惧社稷颠覆，不能事君，姑与之和，以退其师。晋师既退，仍是大王贡献之邑也。恐大王未鉴敝邑之诚，特遣下臣奉迎，布其心腹。大王若能问罪于宋，寡君愿执鞭为前部，稍效犬马，以明誓不相背之意。”共王回嗔作喜曰：“汝君若从寡人伐宋，寡人又何说乎？”舍之又奏曰：“下臣束装之日，寡君已悉索敝赋，俟大王于东鄆，不敢后也。”共王曰：“虽然如此，但秦庶长约在荥阳城下相会，须与同事方可。”舍之复奏曰：“雍州辽远，必越晋过周，方能至郑。大王遣一介之使，犹可及止。以大王之威、楚兵之劲，何必借助于西戎哉？”共王悦其言，果使人辞谢秦师，遂同公孙舍之东行。及有莘之野，郑简公率师来会，遂同伐宋国，大掠而还。

宋平公遣向戌如晋，诉告楚、郑连兵之事。悼公果然大怒，即日便欲兴师——此番又轮该第一军出征了——智罫进曰：“楚之借师于秦者，正以连年奔走道路，不胜其劳也。我一岁而再伐，楚其能复来乎？此番得郑必矣。当示以强盛之形，坚其归

志。”悼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大合宋、鲁、卫、齐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各国，一齐至郑，观兵于郑之东门，一路俘获甚众。——此师乃“三驾”之三也。

郑简公谓公孙舍之曰：“子欲激晋之怒，使之速来，今果至矣，为之奈何？”舍之对曰：“臣请一面求成于晋，一面使人求救于楚。楚兵若能亟来，必当交战，吾择其胜者而从之；若楚不能至，吾受晋盟，因以重赂结晋，晋必庇我，又何楚之足患乎？”简公以为然。乃使大夫伯骈行成于晋；使公孙良霄、太宰石匄如楚告曰：“晋师又至郑矣，从者十一国，兵势甚盛，郑亡已在旦夕。君王若能以兵威慑晋，孤之愿也；不然，孤惧社稷不保，不得不即安于晋，惟君王怜之、恕之！”

楚共王大怒，召公子贞问计。公子贞曰：“我兵乍归，喘息未定，岂能复发？姑让郑于晋，后取之，何患无日！”共王余怒未平，乃囚良霄、石匄于军府，不放归国。髡仙有诗云：

楚晋争锋结世仇， 晋兵逃至楚兵休。

行人何罪遭拘执？ 始信分军是善谋。

时晋军营于萧鱼，伯骈来至晋军，悼公召入，厉声问曰：“汝以行成哄我，已非一次矣。今番莫非又是缓兵之计？”伯骈叩首曰：“寡君已别遣行人先告绝于楚，敢有二心乎？”悼公曰：“寡人以诚信待汝，汝若再怀反复，将犯诸侯之公恶，岂独寡人！汝且回去，与汝君商议详确，再来回话。”伯骈又奏曰：“寡君薰沐而遣下臣，实欲委国于君侯，君侯勿疑。”悼公曰：“汝意既决，交盟可也。”乃命新军元帅赵武同伯骈入城，与郑简公歃血订盟；简公亦遣公孙舍之随赵武出城，与悼公要约。是冬十二月，郑简公亲入晋军，与诸侯同会，因请受敌。悼公曰：“交盟已在前矣，君若有信，鬼神鉴之，何必再敌？”乃传令：“将一路俘获郑人，悉解其缚，放归本国。禁诸军不得犯郑国分毫，如有违者，治以军法！虎牢戍兵，尽行撤去，使郑人自为守望。”诸

侯皆谏曰：“郑未可恃也。倘更有反复，重复设戍，难矣。”悼公曰：“久劳苦诸国将士，恨无了期。今当与郑更始，委以腹心，寡人不负郑，郑其负寡人乎？”乃谓郑简公曰：“寡人知尔苦兵，欲相与休息。今后从晋从楚，出于尔心，寡人不强。”简公感激流涕曰：“伯君以至诚待人，虽禽兽可格，况某犹人类，敢忘覆庇？再有异志，鬼神必殛！”

简公辞去。明日使公孙舍之献赂为谢：乐师三人，女乐十六人，歌钟三十二枚、罍磬相副，针指女工三十人，辘车广车共十五乘、他兵车复百乘，甲兵具备。悼公受之。以女乐八人、歌钟十二赐魏绛，曰：“子教寡人和诸戎狄，以正诸华。诸侯亲附，如乐之和。愿与子同此乐也。”又以兵车三分之一赐智罃，曰：“子教寡人分军敝楚，今郑人获成，皆子之功。”绛、罃二将皆顿首辞曰：“此皆仗君之灵与诸侯之劳，臣等何力之有？”悼公曰：“微二卿，寡人不能至此，卿勿固却。”乃皆拜受。于是十二国车马同日班师。悼公复遣使行聘各国，谢其向来用师之劳，诸侯皆悦。自此郑国专心归晋，不敢萌二三之念矣。史臣有诗云：

郑人反复似豺狙， 晋伯偏将诈力锄。

二十四年归字下， 方知忠信胜兵戈。

时秦景公伐晋以救郑，败晋师于栢，闻郑已降晋，乃还。

明年为周灵王十一年，吴子寿梦病笃，召其四子诸樊、余祭、夷昧、季札至床前，谓曰：“汝兄弟四人，惟札最贤，若立之，必能昌大吴国。我一向欲立为世子，奈札固辞不肯。我死之后，诸樊传余祭，余祭传夷昧，夷昧传季札，传弟不传孙。务使季札为君，社稷有幸。违吾命者，即为不孝，上天不佑！”言訖而绝。

诸樊让国于季札，曰：“此父志也。”季札曰：“弟辞世子之位于父生之日，肯受君位于父死之后乎？兄若再逊，弟当逃之他国矣。”诸樊不得已，乃宣明次传之约，以父命即位。晋悼公遣

使吊贺。不在话下。

又明年为周灵王十二年，晋将智罃、士魴、魏相相继而卒。悼公复治兵于绵山，欲使士句将中军，句辞曰：“伯游长。”乃使中行荀偃代智罃之任，士句为副。又欲使韩起将上军，起曰：“臣不如赵武之贤。”乃使赵武代荀偃之任，韩起为副。栾黶将下军如故，魏绛为副。其新军尚无帅，悼公曰：“宁可虚位以待人，不可以人而滥位。”乃使其军吏率官属卒乘，以附于下军。诸大夫皆曰：“君之慎于名器如此。”乃各修其职，弗敢懈怠，晋国大治，复兴文襄之业。未几，废新军并入三军，以守候国之礼。

是年秋九月，楚共王审薨，世子昭立，是为康王。吴王诸樊命大将公子党率师伐楚。楚将养由基迎敌，射杀公子党，吴师败还。诸樊遣使告败于晋，悼公合诸侯于向以谋之。晋大夫羊舌肸进曰：“吴伐楚之丧，自取其败，不足恤也。秦、晋邻国，世有姻好，今附楚救郑，败我师于栢，此宜先报。若伐秦有功，则楚势益孤矣。”悼公以为然，使荀偃率三军之众，同鲁、宋、齐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十二国大夫伐秦，晋悼公待于境上。

秦景公闻晋师将至，使人以毒药数囊沉于泾水之上流。鲁大夫叔孙豹同莒师先济，军士饮水中毒，多有死者。各军遂不肯济。郑大夫公子侨谓卫大夫北宫括曰：“既已从人，敢观望乎？”公子侨率郑师渡泾，北宫括继之。于是诸侯之师皆进，营于械林。谍报：“秦军相去不远。”荀偃令各军：“鸡鸣驾车，视我马首所向而行！”

下军元帅栾黶素不服中行偃，及闻令，怒曰：“军旅之事，当集众谋，即使偃能独断，亦宜明示进退，乌有使三军之众视其马首者？我亦下军之帅也，我马首欲东。”遂率本部东归。副将魏绛曰：“吾职在从帅，不敢俟中行伯矣。”亦随栾黶班师。早有人报知中行偃。偃曰：“出令不明，吾实有过。令既不行，何望